

第六一六冊

理學彙編

學行典

篤行部

三言一四  
(卷)

#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二百三十四卷目錄

篤行部名賢列傳二

後漢

劉茂

彭修

朱勃

周燕

王侔

戴封

梁宏

嚴授

徐咸

廖扶

鄭雲

申屠蟠

田子封

孫嵩

檀敷

范冉

郭亮

王成

劉翊

尹牙

顧初

施陽

所輔

禮震

索盧放

孔嵩

陸續

繆彤

程信

鄭均

衛福

項誦

折像

姜肱

任末

童仲玉

楊匡

胡騰

王調

董班

戴就

董正

陳翼

鄧通

張載

學行典第二百三十四卷  
篤行部名賢列傳二

後漢

劉茂

按後漢書獨行傳劉茂字子衡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以筋力致養孝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五原屬國侯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為沮陽令會王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為郡門下掾時赤眉二十餘萬眾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牆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為赤眉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為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尤高宜蒙表擢以厲義士詔書即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後拜侍中卒官

所輔

按後漢書劉茂傳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與賊合戰雄敗執雄以矛刺之時小吏所輔前叩頭求哀願以身代雄豪等縱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即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以狀上詔書追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為郎中

彭修

按後漢書獨行傳彭修字子陽會稽毘陵人也年十五時父為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為盜所劫修困迫

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各後仕郡為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黽行太守事以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黽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修排闥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黽曰受教三月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耶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為賢君主簿為忠臣黽遂原意罰賈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修守吳令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而為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即殺弩中修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為彭君故降不為太守服也

禮震

按後漢書歐陽歙傳歙傳伏生尚書為汝南太守推用賢俊政稱異迹九年更封夜侯歙在郡教授數百人視事九年徵為大司徒坐在汝南賊罪千餘萬發覺下獄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平原禮震年十七聞獄當斷馳之京師行到河內獲嘉縣自繫上書求代歙死曰伏見臣師大司徒歐陽歙學為儒宗八世博士而以賊害當伏重辜歙門弟子幼未能傳學身死之後永為廢絕上令陛下獲殺賢之議下使學者喪師資之益乞殺身以代歙命書奏而歙已死獄中歙掾陳元上書追訟之言甚切至帝乃賜棺木贈印綬轉錄三千匹按謝承書曰震字仲威光武嘉其仁義拜震郎中後

以公事左遷淮陽王廐長

朱勃

按後漢書馬援傳援在交趾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勝瘴氣南方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昱等皆以章言其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會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甚哀切然後得葬又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開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車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徵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殘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鉢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腔又出征交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

徵側克平一州開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與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醴於用賞約於刑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閒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吳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意賢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懷慄闕廷書奏報歸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孔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矧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末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爲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能終白焉

索盧放

按後漢書獨行傳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也以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

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事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與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爲太子中庶子卒於家

周燕字嘉 嘉從弟暢

按後漢書獨行傳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因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曰諸君被問悉當以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嘆曰我平王之後正公元孫豈可以刀鋸之餘下見先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羣賊入汝陽城嘉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爲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敵以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隸也爲賊既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以死贖君命因仰天號泣羣賊於是兩兩相視曰此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尙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以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爲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

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稔位至光祿勳

### 孔嵩

按後漢書獨行范式傳式友人南陽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姓名備爲新野縣阿里街卒式行部到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孔仲山耶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息帝學吾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長守於賤業晨門肆志於抱關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貧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勅縣代嵩嵩以爲先備未竟不肯去嵩在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

### 王忱

按後漢書獨行傳王忱字少林廣漢新都人也忱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生疾困慙而視之書生謂忱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命絕忱卽囑一斤營其殯葬餘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大度亭長初到之日有馬馳入亭中而止其日大風颳一繡被復墮忱前卽言之於縣縣以歸忱忱後乘馬到雒縣馬遂奔走牽忱入它舍主人見之喜曰今禽盜矣問忱所由得馬忱具說其狀并及繡被主人悵然良久乃曰被隨旋風與馬俱亡卿何陰

### 陸績

德而致此二物忱自念有葬書生事因說之并道書生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大驚號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彥前往京師不知所任何意卿乃葬之大思久不報天以此章卿德耳忱悉以被馬還之彥父不取又厚遺忱忱辭讓而去時彥父爲州從事因告新都令假忱休息自與俱迎喪喪餘金俱存忱由是顯名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郎令到官至繁亭亭長曰亭有鬼數殺過客不可宿也忱曰仁勝凶邪德除不祥何鬼之避卽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忱呪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子曰無衣不敢進忱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忱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獵者也忱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得白日自訴每夜陳冤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悲故殺之忱曰當爲汝理此冤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旦召游獵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

### 戴封

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典名乃徵典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唯續宏勳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遠至京師謁候消息獄事持急無緣與續相聞母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雖見考苦毒而辭色慷慨未嘗易容唯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召將案之續曰因食餉義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乎續曰母嘗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問諸謁舍續母果來於是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敕典等事還鄉里禁錮終身續以老病卒長子稠廣陵太守有有理名續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

### 陸績

按後漢書獨行傳陸績字智初會稽吳人也世爲族姓祖父閎字子春建武中爲尚書令美姿貌喜著越布單衣光武見而好之自是常勅會稽郡獻越布績幼孤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饑困太守尹興使績於都亭賦民餼粥績悉簡閱其民訊以各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績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績辟爲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楚

按後漢書獨行傳戴封字平仲濟北剛人也年十五詣太學師事鄭令東海申君申君卒送喪到東海道當經其家父母以封當還豫爲娶妻封暫過拜親不宿而去還京師卒業時同學石敬平溫病卒封養視殯斂以所齋糧市小棺送喪到家更斂見敬平行時書物皆在棺中乃大異之封後遇賊財物悉被略奪唯餘縑七疋賊不知處封乃追以與之曰知諸君乏故送相遺賊驚曰此賢人也盡還其器物後舉孝廉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詔書求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有至行能消災伏異者公卿郡守各舉一人郡及大司農俱舉封公車徵陛見對策第一擢拜議郎遷

西華令時汝穎有蝗災獨不入西華界時督郵行縣蝗忽大至督郵其日即去蝗亦頓除一境奇之其年大旱封禱請無獲乃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於是遠近嘆服遷中山相時諸縣囚四百餘人辭狀已定當行刑封哀之皆遣歸家與尅期日皆無違者詔書策美焉永元十二年徵拜太常卒官

繆彤

按後漢書獨行傳繆彤字豫公汝南召陵人也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產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鬪爭之言彤深懷情嘆乃掩戶自扃曰繆彤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平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仕縣爲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其事掠考苦毒至乃體生蟲蛆因復傳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免太守隴西梁湛召爲決曹史安帝初湛病卒官彤送喪還隴西始葬會西羌反叛湛妻子悉避亂它郡彤獨留不去爲起墳家乃潛穿井傍以爲窟室晝則隱竄夜則負土及賊平而墳已立其妻子意彤已死還見大驚關西咸稱傳之共給車馬衣資彤不受而歸鄉里辟公府舉九異遷中牟令縣近京師多權豪彤到誅諸姦吏及託名貴戚實客者百有餘人威名遂行卒於官

投崇

按漢中士女志投崇字禮高南鄭人也太守河間鄭厓命爲主簿末初四年涼州羌反盜入漢中從厓屯褒中虜東攻厓欲戰崇諫不可願固壘待之厓不聽出戰敗績崇與門下吏王宗原展及子勃兄子伯生

推鋒死戰衆寡不敵崇等皆死羌遂得厓殺之

程信

按漢中士女志程信字伯義南鄭人也時爲功曹守急馳來赴難殯殮厓喪送還鄉里訖乃結故吏冠蓋子弟二十五人言共報羌各募敢死士以待時太守鄧成命信爲五官元初二年虜復來信等將其同志率先奮討大破之信被八創死天子咨嗟元初五年下詔書賜信崇家穀數千斛有王宗原展及嚴孳李容姜濟陳己曹廉勾矩劉旌九人皆以令義爲鄭厓所命王宗原展與厓同死孳容等與信共并命詔書既賜崇信家又賜九子家穀五百斛給死事

梁宏

按寧波府志梁宏少隱海隅有盛名吳郡太守尹興辟爲主簿楚王英謀反陰疏天下善士及事覺顯宗得其錄有尹興名乃徵詣廷尉獄宏與門下掾陸續功曹史馴勳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獄就考諸吏不堪痛楚死者大半惟宏與績勳考掠肌肉消爛終無異詞後以陸續得釋放歸田里

鄭均

按後漢書鄭均傳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也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則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臧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均好義篤養妻嫂孤兒恩禮敦至常稱疾家庭不應州郡辟召郡將欲必致之使縣令詣將詣門既至終不能屈均於是客於濮陽建初三年司徒鮑昱辟之後舉直言並不詣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忠言肅宗敬重之後

以病乞骸骨拜議郎告歸因稱病篤帝賜以衣冠元和元年詔告廬江太守東平相曰議郎鄭均束修安貧恭儉節整前在機密以病致仕守善貞固黃髮不怠又前安邑令毛義躬履遜讓比徵辭病淳潔之風東州稱仁書不云乎章厥有常吉哉其賜均義穀各千斛常以八月長吏存問賜羊酒顯茲異行明年帝東巡過任城乃幸均舍勅賜尙書祿以終其身時人號爲白衣尚書末元中卒於家

按東觀記均失兄養孤兄子甚篤已冠娶妻出令別居並門盡推財與之使得一尊其母然後隨護視賑給之

嚴授 衛福 徐咸

按後漢書獨行劉茂傳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賊營烟火急趣之兵馬掠嚴授處有伏苦諫止不聽顯覺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沒於陣顯拔刀追散兵不能制賊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連起之顯墮馬福以身擁蔽賊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除子一人爲郎中

項誦

按江西通志項誦字叔和豫章人順帝時爲郡主簿時太守爲屬縣所誣詔逮治誦隨守入京師就訊引刀自刺血出滂沱齒皆墮地太守以是得白

廖扶

按後漢書方術傳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

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為名乎遂絕志  
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識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  
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  
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  
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曾入城市太守謁煥  
先為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修門人之禮  
又欲擢扶于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為北郭先生年  
八十終於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 折像

按後漢書方術傳折像字伯式廣漢維人也其先張  
江者封折侯曾孫國為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  
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  
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  
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  
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為坐自單竭  
乎像曰昔闕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  
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  
不仁而富謂之不幸牆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  
之咸服焉自知亡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  
終時年八十四家無餘資諸子哀劣如其言云

### 鄭雲

按寧波府志鄭雲字仲興學韓詩公羊春秋與梁宏  
俱為吳郡太守尹興主簿典以楚王英謀反事覺被  
收并雲下洛陽獄雲篤終始之義明興非辜不以拷  
掠誣服竟獄死後使者以陸續母具食事陰嘉之上  
書說行狀乃赦興等放還田里禁錮終身雲既死乃  
旌表門閭

### 姜肱

按後漢書姜肱傳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  
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  
常共臥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  
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  
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  
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  
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  
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無衣服怪問其故肱託以  
他辭終不言盜盜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  
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  
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  
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肱疾不欲  
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  
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眾望乃白  
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  
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况今政在闇豎夫  
何為哉乃隱身逃命遠浮海濱再以元纁聘不就即  
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人對云久病就醫遂  
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  
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於家弟  
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 申屠蟠

按後漢書申屠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  
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  
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讎殺夫氏之黨吏執  
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

生進諫曰王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  
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况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  
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備為漆  
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  
辭讓之曰申屠蟠氣稟元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  
於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  
為操潔輕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於邕以齒則長以  
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  
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  
身託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於  
河輦之間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于  
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  
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  
蟠者唯南郡一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  
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  
為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致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  
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  
滂等非許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  
慕其風以為文學將與處士復用蟠獨嘆曰昔戰國  
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為擁簪先驅卒有阮儒  
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絕迹於梁碭之間因樹為屋  
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羅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  
人蟠確然免於疑論後蟠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  
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蟠救雍蟠不肯行曰黃子  
琬為吾故邦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  
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  
蟠同郡黃忠書勸曰前幕府初開至如先生特加殊

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於時則未也今穎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元北面受暑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微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游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吝中平五年復與爽元及穎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未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任末

按後漢書儒林傳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勅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田子封

按水經注昔漢桓帝十三年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賈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家舉尸資費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帝曰君子也即名其津爲君子津津在雲中城南西二百餘里

童仲玉

按青州府志童仲玉姑幕人恢之父遭世大亂傾財賑恤里人宗姓賴以全活者甚多後二子俱爲名臣

孫嵩

按青州府志孫嵩字寶碩桓帝時安丘人家素貧時常侍左悺唐衡等權倖人主衡弟瑗爲京兆虎牙都尉不修敬於京兆尹郡功曹趙思呵抑之衡甚患欲滅諸趙時思從父岐爲皮氏長聞有冢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氏詣北海常于市中販胡餅寶碩時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乃停車呼與俱載祕問岐岐具告遂以俱歸椎牛鍾酒快相娛樂因載著別田舍藏置複壁中數歲後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仕至郡守刺史太僕而寶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

楊匡

按後漢書杜喬傳喬死獄中妻子歸故郡與李固俱暴尸於城北家屬故人莫敢視者喬故掾陳留楊匡聞之號泣星行到洛陽乃著故赤幘託爲夏門亭吏守衛尸喪驅護蠅蟲積十二日都官從事執之以聞太后義而不罪匡於是帶鐵鎖詣闕上書并乞李杜二公骸骨太后許之成禮殯殮送喬喪還家葬送行服隱匿不仕匡初好學常在外黃大澤教授門徒補縣長政有異績遷平原令時國相徐曾中常侍瑣之兄也匡恥與接事託疾收豕云

檀敷

按黨錮列傳檀敷字文有山陽瑕丘人也少爲諸生家貧而志清不受鄉里施惠舉孝廉連辟公府皆不

就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桓帝時博士徵不就靈帝即位太尉黃瓊舉方正對策合時宜再遷議郎補蒙令以郡守非其人棄官去家無產業子孫同衣而出年八十卒于家

胡騰

按後漢書竇武傳武梟首洛陽都亭收捕宗親賓客姻屬悉誅之及劉瑜馮述皆吏其族徙武家屬日南遷太后於雲臺當是時凶豎得志士大夫皆喪其氣矣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節等捕之急胡騰及今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詐云已死騰以爲己子而使聘娶焉後舉桂陽孝廉至建安中荆州牧劉表聞而辟焉以爲從事使還寶姓以事列上騰字子升初桓帝巡狩南陽以騰爲護駕從事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騰上言天子無外乘輿所幸即爲京師臣請以荆州刺史比司隸校尉臣自同都官從事帝從之自是肅然莫敢妄有干欲騰以此顯名黨錮解官至尚書

范冉

按後漢書獨行傳范冉字史雲陳留外黃人也少爲縣小吏年十八奉檄迎督郵冉恥之乃遁去到南陽受業於樊英又遊三輔就馬融通經歷年乃還冉好違時絕俗爲激詭之行常慕梁伯鸞閔仲叔之爲人與漢中李固河內王奐親善而鄙賈偉節郭林宗焉奐後爲考城令境接外黃屢遣書請冉冉不至及奐遷漢陽太守將行冉乃與弟協步齋麥酒於道側設壇以待之冉見車徒駭駭遂不自聞惟與弟共辯論

于路與識其聲卽下車與相揖對與曰行路倉卒非陳契闊之可共到前亭宿息以敘分隔冉曰子前

在考城思欲相從以賤質自絕豪友耳今子遠適千

里會面無期故輕行相候以展訣別如其相追將有

慕貴之議矣便起告違拂衣而去與瞻望弗及冉長

逝不顧桓帝時以冉爲萊蕪長遭母憂不到官後辟

太尉府以狷急不能從俗常佩韋于朝議者欲以爲

侍御史因遁身逃命於梁沛之間徒行敝服賣卜於

市遭黨人禁錮遂推鹿車載妻子摺拾自資或寓息

客廬或依宿樹陰如此十餘年乃結草室而居焉所

止單陋有時絕粒窮居自若言貌無改閭里歌之曰

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及黨禁解爲三

府所辟乃應司空命是時西羌反叛黃巾作難制諸

府掾屬不得安有去就冉首自劾退詔書特原不理

罪又辟太尉府以疾不行中平二年七十四卒於

家臨命遺令勅其子曰吾生于昏闇之世值乎淫侈

之俗生不得匡世濟時死何忍自同於世氣絕便斂

斂以時服衣足蔽形棺足周身斂畢便穿穿畢便埋

其明堂之寘千飯寒水飲食之物勿有所下墳封高

下令足自隱知我心者李子堅王于炳也今皆不在

制之在爾勿令鄉人宗親有所加也於是三府各遣

令史奔弔大將軍何進移書陳留太守累行論諡僉

曰宜爲貞節先生會葬者二千餘人刺史郡守各爲

立碑表墓焉

王調

按後漢書李固傳桓帝立後歲餘甘陵劉文魏郡劉

鮪各謀立恭爲天子梁冀因此誣固與文鮪共爲妖

言下獄門生勃海王調貫械上書證固之枉太后明

之乃赦焉及出獄京師市里皆稱萬歲

郭亮

按後漢書李固傳梁冀誣固妖言遂誅之而露固尸

於四衢令有敢臨者加其罪固弟子汝南郭亮年始

成童遊學洛陽乃左提章鉞右秉鉄鎖詣闕上書乞

收固屍不許因往臨哭陳辭於前遂守喪不去夏門

亭長呵之曰李杜二公爲大臣不能安上納忠而與

造無端卿曹何等腐生公犯詔書干試有司乎亮曰

亮舍陰陽以生戴乾履坤義之所動豈知性命何爲

以死相懼亭長嘆曰居非命之世天高不敢不竭地

厚不敢不踣耳目適宜視聽口不可以妄言也太后

憐之乃聽得祔斂歸葬由此顯名

董班

按後漢書李固傳南陽人董班往哭固而殉尸不肯

去班字季宛人也少遊太學宗事李固才高行美

不交非類嘗耦耕澤畔惡衣蔬食聞固死乃星行奔

赴哭泣盡哀司隸察狀奏聞天子釋而不罪班遂守

尸積十日不去桓帝嘉其義烈聽許送喪到漢中赴

葬畢而還

王成

按後漢書李固傳固子燮年十三難作下郡收固三

子二兄受害門生王成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內

令燮名姓爲酒家傭而成賣卜於市各爲異人陰相

往來燮從受學酒家異之意非恆人以女妻燮燮專

精經學十餘年間梁冀既誅而災眚屢見明年史官

上言宜有赦令又當存錄大臣冤死者子孫於是大

赦天下并求固後燮乃以本末告酒家酒家具車重

幣厚遣之皆不受遂還鄉里

戴就

按後漢書獨行傳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也仕郡

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

從事薛安案倉庫簿領收就於錢塘縣獄囚因拷掠

五毒參至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又燒鏹斧使就挾

於肘腋就語獄卒可熱燒斧勿令冷每上彭考因止

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主者窮竭酷

慘無復餘方乃臥就覆船下以馬通薰之一夜二日

皆謂已死發船視之就方張眼大罵曰何不益火而

使滅絕又復燒地以大針刺指爪中使以把土爪悉

墮落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穢狼藉

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奸邪就據地答言太守

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衛命固宜申斷冤毒奈

何誣枉忠良強相掠理令臣誘其君子證其父薛安

庸駭枉行無義就考死之日當白之于天與羣鬼殺

汝于亭中如蒙生全當手刃相裂安深奇其壯節卽

解械更與美談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免

歸鄉里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

劉翊

按後漢書獨行傳劉翊字子相潁川潁陰人也家世

豐產常能周施而不有其惠曾行於汝南界中有陳

國張季禮遠赴師喪遇寒水車毀頓滯道路翊見而

謂曰君慎終赴義行宜速達卽下車與之不告姓名

自策馬而去季禮意其子相也後故到潁陰還所假

乘翊閉門辭行不與相見常守志臥疾不屈聘命河

南种拂臨郡辟爲功曹翊以拂名公之子乃爲起焉拂以其擇時而仕甚敬任之陽翟黃綱特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營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爲之奈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爲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拂從翊言遂不與之乃舉翊爲孝廉不就後黃巾賊起郡縣饑荒翊救給之絕資其食者數百人鄉族貧者死亡則爲具殯葬殯獨則助營妻娶獻帝遷都西京翊舉上計掾是時寇賊興起道路隔絕使驛稀有達者翊夜行晝伏乃到長安詔書嘉其忠勤特拜議郎遷陳留太守翊散所握珍玩唯餘車馬自載東歸出關數百里見士大夫病亡道次翊以馬易棺脫衣斂之又逢知故困乏於路不忍委去因殺所駕牛以救其乏衆人止之翊曰視沒不救非志士也遂俱餓死

董正

按廣東通志董正字伯和番禺人少有令姿耽意經籍年十五通毛詩三禮春秋遂以學行知名公府以其有用世才常詣其廬籌咨理道數被辟命皆不就熹平末張角袁術起難天下大亂正每仰觀天象知漢曆之不長輒掩涕太息或勸之仕嘆曰潛龍以不見爲德君子以藏寶自完吾惟俟時何迺迫迫邪賦性高潔貪寒不戚志在規俗躬耕自贍暇即講詩書陳禮法遠近多從之遊鄉間或少爲不善必相戒曰吾伯和得無入於耳否有不平者多詣正直之隱士南陽車遂聞正令名不遠千里投正正與同志恩如兄弟數年中遂得病正爲傾家救郵病篤正呼遂字

曰德陽君更有以見屬否遂睜視曰以死累君言訖而絕正爲停柩於堂殯殮之禮一視兄弟之喪躬送喪於南陽而返粵產素多奇瑰之貨番禺爲都會商賈湊集貿易以致富加以彝療叢雜習尚輕悍未嘗知學感正清白儉俗自爾日變建安中正卒葬番禺之東衆爲刻碑表曰有漢徵士董君之墓過者必式晉隆和中南海太守袁宏追想其風采乃訪求世族條列行誼聞于朝有詔旌表門閭墓禁樵牧

尹牙

按廣東通志尹牙合浦人任主簿太守終寵父爲張太尉所害三年戚戚不樂牙問之寵語以故牙感其恩義許以身爲父報讎遂作傭僕託太尉門下三年乘間殺之持其首以報寵事發朝廷義之赦不問

陳翼

按合肥縣志陳翼字子初廬江人到覽鄉見馬傍有一人病呼曰我長安魏少公聞廬江樂故來遊今病不能全翼迎歸養之有金十餅帛二十疋既死翼賣帛買棺衾以餅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翼具言告長公於棺下得金叩頭謝以十餅投其門翼走長安還之

顧初

按蘇州府志顧初郡人嘗有牛暴其禾初見牽牛陰涼木下刈芻飼之牛主愧服不敢暴焉

鄧通

按南昌郡乘鄧通字子淵豫章西平里人沈毅有學行任越騎校尉爲營吏士所敬畏後拜馮翊太守不通賓客不交書疏心迹殊異凝然恬默京師號曰鄧

獨坐

施陽

按南昌郡乘施陽字季儒豫章人以德行聞漢末爲舒令之官道經江夏時寇盜方熾陽遇劫奪盜已去陽視車席下尚有錢五千追以予盜盜愧其義悉以所掠還之陽謂其已汚拒不肯受付亭長而去

張載

按南昌郡乘張載字仲宗豫章人任廣陵太守舉郡人吳奉爲孝廉及解官歸奉齋金爲禮載閉門不受奉以囊盛金夜投載園中而去載覺追之不及乃齋金至廣陵還之

魏

田疇

邵原

張壽

吳

邵疇

晉

孫拯

辛意

蔡克

荀闡

劉敏元

魯宗之

孫晷

宋

嚴世期

臧寅

程邕之

王道蓋

齊

何伯璜

封延伯

江泌

王脩

龐淸

任昭先

龔石

費慈

向雄

韋忠

紀世和

范叔孫

李祥

吳達

邊榮

張進之

劉璉

吳達之

韓係伯



魏

田疇

按魏志田疇傳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衆今欲奉使展效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疇乃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閒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疇答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讎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

君讎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與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掠數遣使招命又即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留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念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趨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即舉茂才拜爲碯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海濱渰下潭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於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

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擒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侯騎見之誠以為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為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戶疇自以始為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膏為尚所辟乃往弔祭太祖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於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情願效死劓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

為讓郎年四十六卒于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按拾遺記田疇北平人也劉虞為公孫瓚所害疇追慕無已往虞墓設鷄酒之禮慟哭之音動於林野翔鳥為之悽鳴走獸為之吟伏疇臥於草間忽有人通云劉幽州來欲與田子泰言平生之事疇神機遠識知是劉虞之魂既近而拜疇泣不自支因相與進鷄酒疇醉虞曰公孫瓚購求子甚急宜竄伏以避害疇拜曰聞君臣之義生則盡其禮今見君之靈願得同歸九原死且不朽安可逃乎虞曰子萬古之貞士也深慎爾儀奄然不見疇亦醉醒

王脩

按魏志王脩傳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為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親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郡原融不聽時天下亂遂不行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為營壘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哀譚在青州辟

脩為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後復為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深陰諸城皆應譚嘆息曰今舉州背叛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將闕而斷其右手而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關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袁氏厚恩若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以脩為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脩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殺不滿十斛有書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彊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

令太祖議行肉刑脩以爲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徒爲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按本傳注傳子曰太祖既誅袁譚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戮其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造其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自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

祁原

按魏志祁原傳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山洲中時孔融爲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諸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原匿之月餘時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政以其爲己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遊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爲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

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太祖乃止徙署丞相徵事崔琰爲東曹掾記讓曰徵事祁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固足以幹事所謂龍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代涼茂爲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卒按本傳注原別傳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流涕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亂之中疑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遊學詣安丘孫松嶽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松曰鄭君學覽古今博文強識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松辭謝焉又曰堯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爲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于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

范孟博潁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于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松解不致書之意後爲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元爲計掾彭璆爲計吏原爲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患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爲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獨不原對曰明府于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負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爲太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若是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其之子不遂其媿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直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爲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鑄京聖朝勞謙疇咨偶父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幾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

義寔望根矩仁爲己任授手援溺振民于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淫祀乃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爲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嘆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未久今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棋奕爭泉原于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邴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鷄鵲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于是講述禮樂吟味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元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願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邴鄭之學魏太祖爲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住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邴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摩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饒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邴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宜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

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內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相親敬令曰邴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時不爲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魏太干爲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屬之雖云利賢能不惡惡太子燕會衆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邴父邪衆人紛紛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諍之于原原勃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龐涓

按魏志龐涓傳涓字子冀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喪死不赦涓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求匕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士勅遣不殺由是以忠烈聞太守徐揖請爲主簿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涓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于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涓欲伏劍二郡感其義遂爲與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涓乃收斂揖喪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爲掾屬文帝踐祚拜驛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大夫薨子會嗣初涓外祖父趙安爲同縣李壽所殺涓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涓母娥自傷父讎不報乃幃車袖劍白日刺壽于都亭前訖

徐詣縣顏邑不變曰父讎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去遂彊載還家會救得免州郡嘆賞刊石表閭

張壽

按梓潼士女志張壽字伯禧涪人也少給縣丞楊放家放爲梁賊所得壽求之積六年始知其生存乃賣家鹽井得三十萬石馬五匹往蜀訪道爲羌所劫掠盡凡往三年計道遠不可得致乃單身詣敵涕泣自說敵哀其屢求遣放隨還郡名爲中侯詔書除丞尉以身佩印盡讓所有財物與二弟復爲郡掾章平賦役歲出三百五十萬遷功曹吏徙五官掾卒

任昭先

按青州府志任昭先初名嚴樂安世族八歲喪母號泣不絕十四始學羣書無不綜覽比居擅耕暇地數十畝種之人以告嚴嚴曰我自借之耳耕者聞之慙謝還地邑中爭訟皆詣嚴質之子弟有不率者父兄輒責之曰汝所行不畏任君知耶仕魏至河東太守政化大行純粹豈弟不求虛名著書三十八篇

吳

邵疇

按吳志孫皓傳鳳皇三年會稽妖言章安侯奮當爲天子臨海太守奚熙與會稽太守郭誕書非論國政誕但白熙書不曰妖言送付建安作船會稽邵氏家傳曰邵疇字溫伯時爲誕功曹誕被收惶遽無以自明疇進曰疇今自在疇之事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云不白妖言事由于己非府君罪吏上疇辭疇怒猶盛疇慮誕卒不免遂自殺以證之臨亡置辭曰疇

生長邊陲不閑教道得以門資廁身本郡踰越僭類位極朝右不能贊揚盛化養之以福今妖詭橫興干國亂紀疇以嚆噐之語本非事實雖家誦人誅不足有慮天下重器而匹夫橫議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舍垢藏疾不彰之翰筆鎮蹕歸靜使之自息愚心勤勤每執斯旨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此之爲愆實由于疇謹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唯乞天鑒特垂清察更收疇喪得辭以聞皓乃免誕大刑送付建安作船疇亡時年四十結嘉疇節義詔郡縣圖形廟堂

### 龔石

按南昌郡乘龔石字顯光豫章人爲下江督郵黃武元年太守會稽謝斐獲罪見收石因帝幸易陽具章爲斐陳訴候駕於道頓首血出會大風雪流血成冰帝駐車省章斐罪得理

### 晉

### 孫拯 費慈 宰意

按晉書陸機傳孫拯字顯世吳郡富春人也能屬文仕吳爲黃門郎孫皓世侍臣多得罪惟拯與顧榮以智全吳平後爲涿令有稱績機旣爲孟玖等所誣收拯考掠兩踝骨見終不變辭門生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拯警遣之曰吾義不可誣枉知故卿何宜復爾二人曰僕亦安得負君拯就死獄中而慈意亦死

### 向雄

按晉書向雄傳雄字茂伯河內山陽人也父韶彭城太守雄初仕郡爲主簿事太守王經及經之死也雄哭之盡哀市人咸爲之悲後太守劉毅嘗以非罪笞雄及吳奮代毅爲太守又以少譴繫雄於獄司隸鍾

會於獄中辟雄爲都官從事會死無人殯殮雄迎喪而葬之文帝召雄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王經於東市我不問也今鍾會躬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如王法何雄曰昔者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葬之哉今王詠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何必使雄違生背死以立於時殿下雖枯骨而捐之中野爲將來仁賢之資不亦惜乎帝甚悅與談宴而遣之累遷黃門侍郎時吳奮劉毅俱爲侍中同在門下雄初不言武帝聞之勅雄令復君臣之好雄不得已乃詣毅再拜曰向被詔命君臣義絕如何於是即去帝聞而大怒問雄曰我令卿復君臣之好何以故絕雄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今之進人若加諸膝退人若墜諸川劉河內於臣不爲戎首亦已幸甚安復爲君臣之好帝從之泰始中累遷秦州刺史假赤幢曲蓋鼓吹賜錢二十萬咸寧初入爲御史中丞遷侍中又出爲征虜將軍太康初爲河南尹賜爵關內侯齊王攸將歸藩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名望者少齊王臥在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帝不納雄固諫忤旨起而徑出遂以憤卒弟匡惠帝世以爲護軍將軍

### 蔡克

按晉書蔡謨傳謨父克少好學博涉書記爲邦族所敬性公亮守正行不合己雖富貴不交也高平劉整恃才縱誕服飾詭異無所拘忌嘗行造人遇克在坐整終席慙不自安克時爲處士而見憚如此後爲成都王穎大將軍記室督穎爲丞相擢爲東曹掾克素

有格量及居選官苟進之徒望風畏憚初克未仕時河內山簡嘗與瑯琊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正字拔人然未易可稱後衍聞克在選官曰山子正人之言驗于今矣陳留時爲大郡號稱多士瑯琊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吏迎之澄入境問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其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吏曰是也曰然則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笑而止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如此克以朝政日弊遂絕不仕東嬴公騰爲車騎將軍鎮河北以克爲從事中郎知必不就以軍期致之克不得已至數十日騰爲汲桑所攻城陷克見害

### 韋忠

按晉書忠義傳韋忠字子節平陽人也少慷慨有不可奪之志好學博通性不虛諾閉門修己不交當世每至吉凶親表贈遺一無所受年十二喪父哀慕毀悴杖而後起司空裴秀弔之旬旬號訴哀慟感人秀出而告人曰此子長大必爲佳器歸而命子願造焉服闋遂廬於墓所願慕而造之皆託行不見家貧藜藿不充人不堪其憂而忠不改其樂頗爲僕射數言之于司空張華華辟之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吾父簞賤士本無宦情且茂先華而不實裴頗慙而無厭棄典禮而附賊后若此豈大丈夫之所宜行耶裴常有心託我常恐洪濤蕩餘波見漂况可臨尾閭而闕沃焦哉太守陳楚迫爲功曹會山羌破郡楚攜子出走賊射之中三創忠冒刃伏楚以身捍之泣曰

韋忠願以身代君乞諸君哀之亦遭五矢賊相謂曰義士也舍之忠於是負楚以歸後仕劉聰為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荀闡

按晉書荀闡傳助孫闡字道明亦有名稱京師為之語曰洛中英英荀道明大司馬齊王冏辟為掾闡敗暴尸已三日莫敢收葬闡與冏故吏李述稽含等露板請葬朝議聽之論者稱焉為太傅主簿中書郎與還俱渡江拜丞相軍諮祭酒中興建遷右軍轉少府明帝嘗從容問王虞曰二荀兄弟孰賢虞答以闡才明過達帝以語庾亮亮曰遠真粹之地亦闡所不及由是議者莫能定其兄弟優劣歷御史中丞侍中尚書封射陽公太寧二年卒追贈衛尉諡曰定子達嗣

紀世和

按宣城縣志紀世和咸和中蘇峻黨陷涇縣執內史桓彝不屈遇害諸子流迸遺骸委塗世和倡義收葬之

劉敏元

按萊州府志劉敏元字道光北海人勵己修學好陰陽術數永嘉之亂同郡管平從敏元西奔為盜所劫敏元謂賊曰此公餘年無幾願以身代盜長欲舍之內一賊弗聽敏元奮劍前曰吾豈望生邪願諸君除此人盜長遽止之相謂曰義士也俱免之後仕劉曜為中書侍郎太尉長史

范叔孫

按杭州府志范叔孫錢塘人性仁厚里中疾疫躬持粥藥恤療之有父子兄弟同死者數家尸經旬莫收

叔孫悉具棺槨殯瘞辟竟陵王中軍不就

魯宗之

按宣城縣志魯宗之晉宋間人父顯遭世亂率鄉人部曲戍守郡城南七十里其地有清水里人因名為魯顯水宗之積穀務濟匱乏禮賓客後拜官累至雍州刺史

李祥

按嘉興府志李祥海鹽人少雄於力知書史每抱憤世疾邪之志鄉中有爭鬪悖犯者必折之以義無少依違人咸敬憚之隆安初孫恩寇海上祥糾集鄉豪為防禦內史袁松率兵討恩祥從松築壘澠濱協力相持久之恩驟至松與敵戰而死澠濱遂陷時祥不在左右聞而奔死所突白刃收松尸歸葬焉時人義之名其所居之里曰教義里

孫晷

按蘇州府志孫晷字文度吳人少田於野時年饑穀貴有盜刈其稻者晷見避之既去又自刈一擔送與之鄉人感愧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蒙辟命皆不就每獨處幽暗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見人饑寒並周贍之父母起居嘗僕雖惟兄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少動經江水父難於風波晷常從後親自入水扶持籃輿所詣之處藩屏隱息不令主人知之時會稽虞喜隱居海隅有高世之風晷欽其德聘喜弟預女為妻喜嫁女棄華尚素時人號為梁鴻夫婦

宋

嚴世期

按宋書孝義傳嚴世期會稽山陰人也好施慕善出

自天然同里張邁三人妻各產子時歲饑餓慮不相存欲棄而不舉世期聞之馳往拯救分食解衣以贍其乏三子並得成長同縣俞陽妻莊年九十莊女蘭七十並各老病單孤無所依世期衣飴之二十餘年死並殯葬宗親嚴弘鄉人潘伯等十五人荒年並餓死露骸不收世期買棺器殯埋存育孩幼山陰令何曼之表言之元嘉四年有司奏勝門曰義行嚴氏之間復其身徭役獨租稅十年

吳達

按宋書孝義傳吳達吳興烏程人也經荒饑僅係以疾疫父母兄弟姪及羣從小功之親男女死者十三人達時病困鄰里以羣席裹之埋于村側既而達疾得瘳親屬皆盡唯達夫妻獲全家徒壁立冬無被褥晝則備貨夜則伐木燒塼此誠無有懈倦達夜行遇虎虎輒下道避之期年中成七墓葬十三棺鄰里嘉其志義葬日悉出赴助送終之事亦儉而周禮達時逆取鄰人夫直葬畢眾悉以施之達一無所受皆備力報答焉太守張崇之三加禮命太守王韶之權補功曹史達以門寒固辭不就舉為孝廉

臧寅

按宋書沈攸之傳攸之初至郢川有順流之志府主簿宗微之勸攻郢城功曹臧寅以為攻守勢異非旬日所拔若不時舉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既傾根本則郢城豈能自固攸之不從既敗諸將帥皆奔散惟寅曰我委贄事人豈可苟免我之不負公猶公之不負朝廷也乃投水死寅字士若東莞富人也

邊榮

按宋書沈攸之傳先是攸之在郢州州從事輒與府錄事輒攸之免從事官而更輒錄事五十謂人曰州官輒府職誠非體要由小人陵侮士大夫倉曹參軍事邊榮爲府錄事所辱攸之自爲榮輒殺錄事攸之自江陵下以榮爲留府司馬守城張敬兒將至人或說之使詣敬兒降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改易本心不能行也城敗見敬兒敬兒問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而委城求活所不忍也本不斬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歡笑而去容無異色

程邕之

按宋書沈攸之傳太山程邕之者素依隨榮至是抱持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前死乞見殺兵不得行戮以告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爲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三軍莫不垂泣曰奈何一日殺二義士比之臧洪及陳容榮金城人也

張進之

按溫州府志張進之安固人歷末寧主簿安固令領校尉荒年散財救贍鄉里郡守王味之以非罪當見收避之家供奉誠敬已而轉避慈谿味之墮水中進之遽投水拯救相與沉淪危而得免時劫掠充斥近進之門輒相約不得犯其信義所感如此元嘉初詔獨其徭役

王道蓋

按青州府志王道蓋東莞人大明八年東土饑歉道蓋以私穀五百餘斛助官賑卹

齊

何伯璵

按南齊書孝義吳達之傳何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爲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爲人師郡守下車莫不修謁未明十一年伯璵卒幼璵少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並八十餘

劉璵

按南齊書劉璵傳璵弟璵字子敬方軌正直宋泰豫中爲明帝挽郎舉秀才建平王景素征北主簿深見禮遇邵陵王征虜安南行參軍建元初爲武陵王聘冠軍征虜參軍璵與僚佐飲自割鵝炙璵曰應勿落組膳夫之事殿下親執鸞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請退與友人孔澈同舟入東澈留目觀岸上女子璵舉席自隔不復同坐豫章王太尉板行佐兄璵夜隔壁呼璵共語璵不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璵問其久璵曰向東帶未竟其立操如此文惠太子召璵入侍東宮每上事輒削草尋署中兵兼記室參軍大司馬軍事射聲校尉參官

封延伯

按南齊書孝義傳封延伯字仲璉渤海人也有學行不與世人交事寡嫂甚謹州辟主簿舉秀才不就後乃仕垣崇祖爲豫州啓太祖用爲長史帶梁郡太守以疾自免僑居東海遂不至京師三世同財爲北州所宗附豫章王辟中兵不就卒建元三年大使巡行天下義興陳元子四世一百七十口同居武陵郡郡榮興文獻叔八世同居東海徐生之武陵范安祖李

聖伯范道根五世同居零陵譚弘資衡陽何弘華陽陽黑頭疎從四世同居並共衣食詔表門閭蠲稅租又蜀郡王績祖華陽郡道福並累世同爨建武三年

明帝詔表門閭蠲調役

吳達之

按南齊書孝義傳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爲十夫客以營家鄉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爲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

江泌

按南齊書孝義傳江泌字士清濟陽考城人也父亮之員外郎泌少貧晝日所屨夜讀書隨月光握卷升屋性行仁義衣敝恐飢餓死乃復取置衣中數日間終身無復虱母亡後以生闕供養遇饑不忍食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歷仕南中郎行參軍所給募吏去役得時病莫有舍之者吏扶杖投泌泌親自嚮郵吏死泌爲買棺無僮役兄弟共與理之領國子助教乘車至染烏頭見老翁步行下車載之躬自步去世祖以爲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害諸王後泌憂念子琳詣誌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爐灰示之曰都盡無所餘及子琳被害泌往哭之淚盡繼之以血親視殯葬乃去時廣漢王侍讀嚴桓之亦哭王盡哀泌尋卒族人兗州治中泌黃門郎愈子也與泌同名世謂泌爲孝江泌以別之

韓係伯

按南齊書孝義傳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

陽土俗鄰居種桑樹于界上爲誌係伯以桑枝陰妨  
他地遷界上開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  
久之鄰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安三年蠲租  
稅表門閭以壽終